



邱明

陈毅元帅既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又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戎马倥偬，倚马可待，创作了大量记录革命岁月的诗词。毛泽东评价陈毅诗词“大气磅礴”，郭沫若赞誉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青少年时期的陈毅，就用诗词记录了自己寻求真理、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

“待到一朝风雷动”

1901年，陈毅出生于四川乐至一个破落的小地主家庭。7岁时，随父亲陈昌礼投靠在湖北省施南府利川县建南司担任巡检的外祖父黄福钦。黄福钦在衙门作福作威，严刑拷打犯人。父亲告诉陈毅，这些犯人大多是没有钱缴租纳税而被地主送来官府逼债的穷苦农民。陈毅同情这些犯人，经常向外祖父求情，遭到外祖父呵斥。陈毅气不过，与父亲愤而离开了外祖父家。在鄂寄人篱下的2年，陈毅学到了许多不为书本所载的知识。人情的冷暖厚薄，社会的黑暗腐败，劳动者的痛苦心酸，在陈毅心里埋下了对旧社会愤怒不平的种子，长时间感染着他的思想情绪。

陈毅自幼天资聪颖，喜好古文诗词。他12岁时在华阳德胜高小开始读《千家诗》《唐诗集解》等，写得一手好文章，被同学誉为“陈刷把”（比喻写文章如油印一般快捷清正）。15岁考入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但陈毅的兴趣集中在文学和政治上，并把苏洵的字“明允”倒过来，给自己取名“陈允明”。他爱读《三吏》《三别》《兵车行》等杜诗，钦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称杜甫为用精湛文笔写民生疾苦的千古一人。陈毅常常诗情勃发，写了不少旧体诗，请好友们指教品评，好友金满城回忆：陈毅那时的诗作“一天一天地更叫知音者佩服了”。

1923年春节，有感于国事艰难、家道中落，陈毅写下一副春联：“年难过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事无成事无成事无成事事成”，横批：“春待来年”。这一夜他辗转反侧睡不着，遂起床作七绝一首：“年年难过啼饥寒，处处环境亦皆然。待到一朝风雷动，谁说苦尽不生甜。”诗作反映出陈毅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情怀，立誓铲除人间不平事的远大抱负。

“这葡萄色的文明，究造出什么佳酿？”

1919年，在吴玉章等人推动下，陈毅等60多名川籍学子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希望寻找一条救国之路。此时陈毅对留法生活是充满期待的，他在1920年生日这一天，作诗《生日》：“我已知我的生日，尚不知我的死时。我何必问我的死时，只须好好过我的生日。不要弄到虽生犹死，那便略可以自慰。”然而，陈毅亲眼目睹法国资本家的剥削压榨、工人阶级的苦难悲惨，亲历华人学生的受屈辱、被压迫的境遇，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失望。他在《我两年来旅法的痛苦》中说：“我两年来的痛苦，是把劳力、时间拿去卖钱，得来的钱不能满我的欲望，常常使我处到罪恶中，为罪恶的奴隶。推我至此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制度不好。”陈毅等旅法学生得知北洋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密约，以税权、路权等做抵押交换，向法

国秘密借款，大家怒不可遏。周恩来等组织旅法学生召开拒款大会，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抗议，迫使中法借款中止。但后来抗议学生被法国警方强行关押，陈毅与蔡和森等104名学生被驱逐出境。

在回国邮轮上，陈毅不平而鸣，因愤而作，创作了一批气势雄浑、沉郁悲悯的白话诗。船经地中海，陈毅作诗《地中海上》，向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法兰西发出了责问：“……东回者带来了什么？西来者又如何失望？……你试想，这葡萄色的文明，究造出什么佳酿？”船经锡兰首府，陈毅作诗《过哥伦布》，对这个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古国深表同情：“……古国覆亡了，只使人深深悲痛，英国固然残酷，也应怪庙宇无用。”船经香港，陈毅作诗《船近香港望太平山》，对此次出境境遇进行了深邃思考：“从印度洋到太平洋，恍惚做了几重恶梦，豺狼吃着我们的弟兄，醒来头觉深痛！气愤填膺了，骂亡奴自己断送！……唉，我西返的恶梦！豺狼口里，又岂止我们的弟兄！快睁开你的瞎眼，你怎配骂人家自己断送！”船经上海崇明岛，陈毅百感交集，作诗《舟过崇明岛向吴淞口》，向祖国母亲发出愧疚地感叹：“……船儿向前移动，大陆张开了心胸！母国这样的容纳，我们辱国的子孙，又怎好上岸！……”

陈毅诗词灵活运用白话诗与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古诗、格律诗、长短句等形式，体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这些诗如江河奔流，风云激荡，是诗人认识现实斗争生活本质和洞察历史发展规律的表现，由诗人炽热、豪爽、高昂的革命激情喷薄涌泄而成，具有不可阻隔的气势。大气磅礴，构成了陈毅诗词艺术风格的主基调。

“壮烈英雄气，千秋尚浩然”

旅法期间，陈毅加入了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社会革命为宗旨的工学界社，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认识。回国途中，蔡和森与陈毅曾经有过谈话，询问他今后的打算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临别时，蔡和森劝陈毅加入共产党，或到苏联学习。陈毅当时下不了决心，打算回四川观察一阵再说，并告知蔡和森愿意做发行党的书报工作。

回国后，陈毅为争取旅法学生的合法权益四处奔走，呼吁申诉，但四川军阀置若罔闻，虚以应付，让陈毅认清了旧社会黑暗的残酷现实。1923年11月，陈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回顾入党这段历史时说：“主要是看到了新兴力量所在，看清了形势。”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陈毅在文章中写道：“以前我觉人生无望，世界是灰暗无色，现在我找着了红光，这是一支火炬，引导人类跳出自我、家族的狭窄牢笼，到达极自由的乐园。”表达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立场。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陈毅心怀英雄情结。他崇尚英雄、歌颂英雄，其诗词中常常彰显出英雄气概。1927年大革命时期，陈毅前往四川合川县城外的钓鱼山游览，对南宋军民抗击元蒙入侵坚守钓鱼城达36年之久、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的历史功绩感怀不已，对南宋主将王坚、张瑄等英雄的民族气节赞不绝口，咏诗赞道：“钓鱼城何处？遥望一高原。壮烈英雄气，千秋尚浩然。”

英雄的浩然正气融入陈毅一言一行。南昌起义后，陈毅追上起义部队，周恩来分配陈毅担任团指导员，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朗地笑道：“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起义主力在潮汕地区被打散，陈毅协助朱德收拢余部。在赣南安远天心圩整军时，陈毅鼓励大家：“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的发展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在投笔从戎的革命生涯中，尽管战争环境艰苦恶劣，陈毅也不忘横槊赋诗，以诗志史。从湘南暴动到井冈山会师，从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从江南抗日到淮海战役，陈毅用诗词对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作了形象记录和热情歌颂，用火热的战斗激情谱写火热的战斗生活，把斗争的艰苦性与英雄的大无畏精神完美融合。既有《红四军军次葛坳突围赴东固口占》之诗“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的战斗豪情，又有《梅岭三章》绝笔诗“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视死如归；既有《卫岗初战》之诗“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的英勇壮烈，又有《记遗言》之诗“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的乐观豁达。陈毅的诗词，让一个个革命者坚强不屈、慷慨赴死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写出了大义凛然、气壮山河的英雄本色，展现出可歌可泣、群威群胆的英雄业绩，让世人见证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陈航

北京的胡同藏龙卧虎，其中虎坊桥附近的魏染胡同，有一处让新闻人敬仰的故居——邵飘萍故居，此处也是京报馆旧址，自2021年6月1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

故居为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进门影壁上邵飘萍题写的“铁肩辣手”四个大字，这是他创办《京报》并任社长时，将李大钊书赠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缩写后作为自己和报社全体同仁的座右铭，将“妙手”改为“辣手”，可见其不畏艰险、勇于战斗的精神。

故居展区分前后两进院落，是当年邵飘萍和家人生活起居的场所，前院4个展厅，后院3个展厅，如今设置了《京报与京报馆》《百年红色报刊》《邵飘萍生平事迹》3个主题展。《邵飘萍生平事迹》主要介绍在短短40年的生命中，邵飘萍作为传奇报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中国新闻教育奠基者、中共秘密党员的成就和命运。

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名振清，自幼聪颖，1906年考入浙江省高等学堂师范科。教书育人曾是他的理想，在金华任中学教师时也兼职担任《申报》的特约通讯员。随着对新闻事业的了解，他发现做一个为大众鼓与呼的记者是他更为向往的事情，自道是“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

展厅根据史料还原了当年邵飘萍会客厅的场景，东侧墙上陈列着他手书的“铁肩辣手”竖幅大字，一旁的几张黑白照片向人们展示他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模样。辛亥革命后，25岁的邵飘萍在杭州与人合办《汉民日报》。办报的3年里，正是旧中国政局最乱的时候，他以笔为枪，对意欲抢夺革命成果的袁世凯以及贪官污吏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抨击，令当局十分头痛，对其采取强制措施，3年间被捕3次，下狱9个月，但他并未因此畏惧，他说：“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斩也。”

第三次入狱获救后，邵飘萍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期间，他想方设法寻找马克思著作的日译本，白天工作，晚上研读。展厅中有一张邵飘萍在日本大阪寓所书房的照片，房间的书架上除了《资本论大纲》《社会主义论》等170余册书籍，还摆放着马克思像。他热情地颂扬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历史上之一新纪元”。

展厅中有一份毛泽东在文件中批复邵飘萍为烈士的重要文献。邵飘萍自日本回国后，开始和李大钊、邓中夏等中共早期领导人接触来



往，1925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当时邵飘萍有很大社会影响力，故而隐藏了他的党员身份。直至1986年7月，中央才确认邵飘萍的入党时间为1925年。

1915年，邵飘萍得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立即驰报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1916年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进行反袁宣传，他以“飘萍”“阿平”为笔名，为《时事新报》《申报》等撰稿，并成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为《申报》所写的“北京特别通信”成为当时的代表文章，他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新闻记者。

1918年10月5日，《京报》问世，邵飘萍亲任社长和主笔，他坚持“公平真确”的办报理念和宗旨，在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表明：“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作为也。”展厅中有一张当时对开四版的日报，较同时代其他报纸的特点是新闻多、评论多、副刊多，其创刊后很快就以消息灵通、内容丰富受到读者的欢迎，销量由最初的300多份一跃上升到4000多份，成为京城一家名报。

展厅里还陈列着两本繁体影印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其中《实际应用新闻学》是邵飘萍写下的我国第一部采访学著作。邵飘萍不仅用报纸为爱国进步思想宣传，还亲自登上讲堂传授知识，培育新闻人才。1918年底，邵飘萍与徐宝璜、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一起创建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向青年传播新闻知识，邵飘萍主讲新闻采访学，目标是打造一批精明的记者，能报道劳动人民的疾苦与斗争，当时的学员有毛泽东等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这种钱枪毙我也不”，一幅邵飘萍半身油画上方记载了邵飘萍与张作霖交锋的故事。在邵飘萍的主持下，《京报》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着重报道和评述北洋政府诡谲的政局和纷纭



的战事，讲求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立场客观公正。从1924年冬到1926年初，邵飘萍支持冯玉祥发动政变，声援“三一八”惨案死难者，因此为反动军阀所忌恨，必欲置其于死地。邵飘萍笔锋凌厉更是让张作霖焦头烂额，张作霖想用三十万大洋让邵飘萍为自己摇旗呐喊，邵飘萍收到汇款后马上退回，并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和阎锡山三个北方军阀联合作战，围攻驻扎在北平的革命军。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一进入北平，张作霖就列出了一份清理捕杀的名单，邵飘萍的名字就在这一份名单之上。邵飘萍没有退缩，他说：“现在别人不敢讲话，所以我不能跑。我要写，我要说，死也要讲！我舍生取义，死不择音为人民，无遗憾！”4月26日凌晨，时年40岁的邵飘萍大义凛然，慷慨赴死，以所谓“宣传赤化”罪名被枪杀于北京天桥。展厅中保存着由京剧名伶马连良先生拍摄的邵飘萍殉难后的照片，复制的华丝葛长衫、黑色纱马褂亦有展出，令人深感悲愤。

从展厅走出，邵飘萍半身铜像立于院落中央，铁肩担道义，“乱世飘萍”的文人风骨与报人担当让后人由衷崇敬。



戴和圣

每逢假期，喜欢闲眠的人们，纷纷选择走进自然，投身祖国山水的怀抱，感受天然风光，尽情陶冶身心。人们似乎骨子里就有好山乐水的情愫，一个人的放飞，三五好友的惬意，一家人的悠闲，组团共赏的愉悦，总在用不同的方式感悟山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向来同高山大河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历经岁月沉淀，造就了以人为核心、观照自然的文化特点，既追求人的理想品格，也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伦日常中，人们向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的崇高境界，追求“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理想状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对山水的观照中，人们体验人生哲理，归于生活造就朴实山水观，依山而居、缘水而住，对山水充满感情和敬畏。青山的安全感、绿水的幸福感、大地的亲切感，使得人们在与山水为伴的岁月里繁衍息、修身养性。

诚然，名山大川充满魅力，奇峰异石、苍木劲松、峻岭险道……铭刻着岁月的沧桑与世故，是时光故事，也是斗转星移的见证。人们对山的酷爱，是对大地脉脉的敬畏、对自然神秘的探求，也是对登高望远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祈愿。登山，承载着中国人的精神寄托。登山求雨祈福由来已久，宋仁宗嘉祐年间，苏轼为解决陕西旱灾，亲撰《祈雨文》，跋山涉水来到太白山求雨，“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早情得解后，又撰就《喜雨亭记》以志抒怀，“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重阳节登高的风俗延续至今，诸多传世诗篇记载了重阳节的活

动。人们把朴实的情感，诉诸于爬山登高，进而与山互动共鸣。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山和人的交融引发山外之意，人与山的共鸣迸发山中之情。当我们登顶而立，极目远眺，收获征服的喜悦，生发悠远的思考，感悟生命的真谛。“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态”，是乐山之人的宽广胸怀、平常之心，一如山的平静厚实、稳健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乐山之人的厚重持稳、神气若定，就像山的不忧不惧、清新脱俗；“彼山还比此山高”，是乐山之人的执着恒定、卓尔不群，诚如山的矗立不变、宽容仁厚；“任凭风雨吹打，我自岿然不动”，是乐山之人的持之以恒、气定神闲，如山一样安之若素、厚德载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们如是赞扬仁厚大爱之人，亦是抒发自我的至高追求。

在我们的生命里，水既朴实无华，又神圣梦幻。细细品来，水有很多特质，结构简单却形态多变，随境而适又无处不在，勇往直前但进退自如，随物赋形且灵活变化，柔顺温和但柔中带刚……人们赋水以德的故事很多，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孔子“见大水必观”。一次户外踏青，弟子们肆意涉水游乐，独孔子临水沉思，子贡忍不住问道：“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偃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懦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可谓一语道尽水的德性。

水的世界五彩斑斓，为人们涉水而行、临

水而望、用水而思留下无限遐想。“水性易变，须因势利导，以趋利避害”，启迪我们细察事物发展，“明事物之万化，亦与之万化”，顺势而变、应势而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我们难以摹仿水的铍而无痕，但可以像水那样溶千古情怀、聚江海河流、持包容之态；“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启发我们并蓄兼收、从流包容，就像水流动开圉、海纳百川；“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唯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方塘一鉴，心灵澄明，才能达到新境界。

正所谓，文章是案间的山水，山水是地上的文章。山有厚重，志存高远；水无常势，随流而变。山显简洁，拔地而起；水显丰富，潇洒从容。山有岁月记忆，砥砺刚毅和傲骨；水多灵柔乖巧，蕴养敏锐和畅达。山是静止的书，水是流动的情，置身山水中，我们在意的是山水之间的悠闲与超脱，追求的是内心的平和与恬静。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该是每一个有追求之人的理想，悠游于山水之间，既乐山又乐水，像山一样坚韧不拔，像水一样勇往直前，做一个崇高的人、快乐的人、富有生命价值的人。

